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目錄

獻堂王廣謀景獻

卷第一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婚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問禮第六
五儀解第七

卷第二
致思第八
好生第十
弟子行第十二
卷第三
辯政第十四
辯物第十六
六本第十五
哀公問政第十七
三恕第九
觀周第十一
賢君第十三
顏回第十八
子路初見第十九
卷第四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五帝德第二十二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論禮第二十七
困誓第二十二

卷第五
觀鄉射 第二十八
五刑解 第三十
禮運 第三十二
廟制解 第三十四
問玉 第三十六
郊問 第二十九
刑政 第三十一
冠頌解 第三十三
辯樂 第三十五
卷第六
屈節解 第三十七
七十二弟子解 第三十八
本姓解 第三十九
正論解 第四十一
終記解 第四十
曲禮子貢問 第四十二
曲禮子夏問 第四十三

曲禮公西赤問 第四十四
今將素王事紀別作
一卷附後刊行幸鑒

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目錄 終

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卷上

獻堂王肅 廣謀 景獻 句解

相魯第一 魯定公相位闕孔子攝行相事故以名篇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 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中都魯之屬邑 制

爲養生送死之節 定生事死葬之禮使無過不及故謂之節 長幼

異食 老少所食不同 老禮年十五異食 疆弱異任 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

不用弱者也 男女別塗 男女有別不路而行 路無拾遺 道上

失物人不敢取器不彫偽器尚質不飾詐爲四寸之棺棺喪具木厚四寸五寸之槨槨盛棺之具木厚五寸因丘陵爲墳因地勢高下爲墓不封不樹不聚土爲墓不植松栢行之一年爲政得一歲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居東故西方諸侯皆法之定公謂孔子曰定公顧謂子曰學子此法效子治中都之法以治魯國何如以此法治魯國可乎孔子對曰孔子答言雖天下可乎以此法治天下亦可何但魯國而已哉何止可治魯國

而已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過二歲公用子作掌百工之官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子分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百物各得土地宜所而生咸得厥所所產皆得其地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先季平子逐魯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言葬不近祖墳孔子溝而合諸墓焉子乃使開昭公墓移合葬於衆公之墓謂季桓子曰子謂桓子言桓子平子之子貶君以彰己罪

孔子為司寇　攝行相事　文事武備

非禮也（言平子別葬昭公是貶君之過彰平子之罪非禮所宜）今合之。（今合葬於祖墳）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所以掩蔽平子不臣之罪夫子指平子也）由司空為魯大司寇（孔子自司空為魯掌刑之官）設法而不用。（定刑法而民不犯）無奸民。（無奸軌之民）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定公十年與齊侯會盟于夾谷今祝其縣）孔子攝相事（子權相職）曰（子謂定公言）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公出夾谷雖尚文物亦須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既有武事亦兼尚文德以輔之）古者諸侯並出疆（古之諸侯出其疆界）必具官以從（必具文臣武職以相隨）請具左右司馬。（請公備左右二司馬）定公從之（公從其請）至會所（同至夾谷所會之處）為壇位土階三等。（作壇場設三級之階）以遇禮相見（以會遇之禮與齊侯相見遇禮簡略之禮也）揖讓而登。（賓主揖遜登位）獻酢既畢。（燕享酹酢已訖）齊使萊人。（齊侯使東夷人）以兵鼓譟劫定公（用兵鼓張威以懼公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孔子躡土階而上進）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以公退挈定公以退避曰士以兵之子言萊人用兵鼓譟而至吾兩君爲好我魯齊二君修好禮裔夷之俘裔邊塞之人夷狄也俘者陣中生獲之人敢以兵亂之言裔夷俘輒敢用兵威以亂兩君之好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即非齊君所以與諸侯修好之禮也裔不謀夏邊人不得與中國之謀議夷不亂華夷人不得紊亂中華之法俘不干盟俘虜之人不得干與盟會之事兵不偪好兵威不得近修好之所於神爲不祥在神祇爲不吉之事於德爲愆義在德爲過

音排

一本子作予

愆之義於人爲失禮在人則爲失禮君必不然言齊君必不如此齊侯心怍齊侯聞夫子之言其心愧怍麾而避之指揮使萊人等退避之有頃少時間齊奏宮中之樂齊侯使伶官奏宮中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優雜劇人侏儒矮人呈戲於兩君之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子趨蹌進前迹階而升不盡一等立於中階不敢登第一級階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言一匹之夫簧惑諸侯者其罪當殺請右司馬速加刑焉子請右司馬急

斬侏儒

乘 去声

處刑於是斬侏儒司馬乃斬矮人齊侯懼有慙色齊侯乃恐面有愧容將盟將盟誓修好齊人加載書齊人乃執筆加於誓書上曰齊師出境言齊三軍出境界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魯不使三百乘兵車扈從齊君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誓孔子使茲無還孔子使魯大夫茲無還者對曰魯大夫對齊人言而不返我汶陽之田言汝不還前時所侵過魯地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我使齊供職之臣亦不得還齊亦如齊之盟言齊侯

粃 皮彼切 粺 蒲賣切

將設享禮齊侯將行燕享之禮孔子以梁丘據曰孔子與梁丘據言齊魯之故齊魯舊事吾子何不聞焉吾子指丘據也言汝豈不聞其故乎事既成矣盟事已成而又享之又行燕享之禮是勤執事是徒勞執事之人且犧象不出門夫犧象之尊在法不出國門嘉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於野外合奏享而既具是棄禮享禮太過則失其禮若其不具禮苟不備是用粃粺則如用粃粺也粃穀不成粃粺似禾之草用粃粺君辱禮用粃粺則君受辱

作犧牛及象於具背鐏

齊返汶陽田

棄禮名惡。廢禮則名不美子盍圖之。子亦指丘據也言汝何不謀之夫享所以昭德也。夫燕禮者明其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享不明德不如不享乃不果享。乃不行享禮齊侯歸。齊侯還國責其群臣曰。乃詰責齊之衆官言魯以君子道輔其君。魯國臣用君子之道以佐其主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責齊臣言汝用夷狄之道以教寡德之人使得罪。使我得罪於魯君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齊乃還魯鄆讙龜陰四縣及汶陽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孔子謂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不得蓄甲兵邑無百雉之城。城三堵曰雉縣有百雉過制也古之制也。古法如此今三家過制。三家孟孫叔孫季孫也過制築城於邑請皆損之。請魯君損其過制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子路為季氏宰孔子使壞三家之都城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叔孫不得志於季氏宰因費宰公山弗擾。乃因費邑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糾率費邑之人民舉兵以抵魯師孔子以公

三家過制

費 音秘

一本侍作待

隳三都城

初魯之豎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副有慎潰氏者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

與季孫叔孫孟孫孔子侍魯公及三子入于費氏之宮入費邑之宮中登武子之臺升武子臺上費人攻之及臺側費師攻魯公至於臺畔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孔子使二人率衆下臺伐之費人北費師敗遂隳三都之城乃壞三家都城疆公室尊魯國之公室弱私家弱三家之私家尊君卑臣君臣有定分政化大行而教化盛行

始誅第二子為司寇攝相事即戮亂政大夫故名始誅篇

孔子為司寇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定公十四年公以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相位闕子攝行相事有喜色有喜悅之容仲由問曰子路問夫子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仲由聞君子之人禍至不恐福至不喜福至不悅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今夫子得行相位而喜是何也孔子曰然孔子答仲由曰如此有是言也有此言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不言喜悅以貴禮下於人耶於是朝政子乃與朝廷之政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權相七日朝有亂政

一本宮闕作觀闕

語 去声

大夫少正卯者孔子戮之戮之于兩觀之下殺之于兩宮闕之下尸於朝三日陳正卯尸於朝令衆三日子貢進曰子貢進謂子言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少正卯乃魯國名譽之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今夫子初相方爲政即誅之或者爲失乎託或人言夫子得無有過失歟孔子曰孔子言居吾語汝爾在此我爲汝言天下有大惡者五天下有大不美者五事而竊盜不與焉盜竊雖不美不在此五惡之數內一曰心逆而險第一

行 下孟切

是處心逆詐奸險二曰行僻而堅二是所行所爲怪僻堅固三曰言偽而辯三是所言詐偽強辯四曰記醜而博四是所行非義其惡廣大五曰順非而澤五是順意爲非強文飾其過此五者有一於人已上五惡人有其一則不免君子之誅不免爲君子所殺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少正卯一身兼有此五惡其居處足以掫徒成黨其所居處易得聚徒衆成羣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言談易得文飾褒揚眩耀衆人其疆禦足以

掫 則九切

返是獨立其剛強抗禦反非為是獨立不改此乃人之奸雄者也此是大奸之長者也不可以不除不可不除去之夫殷湯誅尹諧尹諧有惡成湯誅之文王誅潘正潘正有惡周文誅之周公誅管蔡管叔蔡叔欲害周公故公誅之太公誅華士虛偽之士太公誅之管仲誅付乙管仲殺付乙子產誅史何子產除史何凡此七子此七人皆異世而同誅者生世不同所誅則一以七子皆異世而同惡以上七人生於殊時其惡則一故不

狴部禮切止父子之訟

可赦也其罪惡皆不可貸也詩云憂心悄悄毛詩言心悄悄而憂抑者慍于群小乃是怒衆小人之為惡也小人成羣小人成羣結黨斯足憂矣斯可憂心矣○孔子為魯大司寇子在魯國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有父子相訴夫子同狴執之孔子收父子同囚于牢獄三月不別囚之三月不與分別是非其父請止其父就夫子求止其訟夫子赦之焉孔子貸之季孫聞之不悅季孫聞夫子赦父子不喜曰司寇欺余言司寇欺罔我曩告余

曰。昔嘗與我言國家必先以孝。國家必以孝為先務余今戮一不孝。我今殺一不孝之人以教民孝。以教百姓使知孝不亦可乎。豈有不可而又赦。何哉。何為赦之冉有以告孔子。冉有以季孫所言告夫子子喟然嘆曰。夫子喟然嗟歎嗚呼。嗟歎之辭上失其道。在上之人失其教民之道而殺其下。而殺戮其下民非理也。非治國之道不教以孝。不教民使知孝而聽其獄。而聽斷其獄訟是殺不辜。則是殺無罪也三軍大敗。三軍之敗乃是訓練

狂 音岸

斂 去声

不精不可斬也。不可責其敗而斬之獄狂不治。牢獄不平不可刑也。不可施刑於人何者。是何也上教之不行。蓋是在上教化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非百姓之罪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傲慢君令專於殺戮者謂之賊徵斂無時。暴也。無時取於民財者則謂之暴不試責成。虐也。不試用於民責其有成者則謂之虐政無此三者。為政無此三者之失然後刑可即也。而後可以就刑書云尚書言義刑義殺。刑殺皆當合義勿庸以即汝心。勿用以就

三年百姓正

汝心之所安惟曰未有慎事。惟言未有順言必教而後。刑也言必先教民教之不從而後殺之既陳道德以先服之既施道德以服乎民而猶不可而民尚不可服尚賢以勸之尚用賢德之人以勸諭之又不可勸之又不從即廢之則棄之又不可棄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然後用威令以懼之若是三年如此三歲之久而百姓正矣。則民歸正道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若有奸民不遵上之教化者然後待之以刑乃用刑威以殺

刑錯不用

之則民咸知罪矣。則百姓皆知有罪合當就刑詩云毛詩言天子是毗。以此教民之道輔於天子俾民不迷使百姓不迷惑是以威厲而不試於是刑法雖嚴不用施於民刑錯而不用刑置而無所施今世則不然今世則不如古法亂其教教法紛亂不一繁其刑。民犯刑者多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使百姓昏蒙墮於刑獄中又從而制之又用法以刑之故刑彌繁於是刑法愈多而盜不勝也。而民為盜者不可勝數也此処落字凡三行在本文故下張帝字置

閒 音閑

△王言解第三 夫子閒居謂曾子曰今未聞王者之言故以此名篇

孔子閒居。孔子在燕私閒暇之時曾參侍曾子侍坐孔子曰。參乎。孔子呼曾子名今之君子。言今時君子人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但聞有官之大夫與出仕之人言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君子之正言少聞也於乎。嗟歎之辭吾以王言之我以王者之言語汝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王者正言不必出戶庭而天下自從化也曾子起下席而對曰。參出位對夫子而言敢問何謂

明王之道

王者言。王者之言何如孔子不應。夫子嘿然不答。曾子肅然而懼。參凜然恐懼摳衣而退。整衣服而退負席而立。倚所坐之位而起身聳立有頃。須臾間孔子顧謂曰。面謂曾子言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汝參還可言明王之道否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參不敢謂弟子足可言王道請因所聞而學焉。請因夫子所言聞而學之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人所通行之謂道足於己之謂德依道而行者所以昭吾之德也德者。所以尊

内脩七教外行三至

道也人之有德所行之道乃尊重是以非德道不尊人無德則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非遵道而行則不明其德是故昔者明王故古之哲王内脩七教在内則脩其教法有七事外行三至在外則行三至之道至者至極之理七教脩然後可以守明王脩七教則可守國三至行然後可以征三至既行則可行征伐之事故曰内脩七教而上不勞在内能脩七教則君不勞而治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在外既行三至則國無所費此之謂明

左禹右皐

王之道也明王之道如此曾子曰可得聞乎參言不勞不費可得聞耶孔子曰夫子言昔者帝舜古之虞舜左禹而右皐陶伯禹居左皐陶居右不下席而天下治不用下位天下自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如此何在上之勞哉政之不中君之患也政教不得其中乃君之病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號令不行人臣之過若乃十一而稅古者稅法君取其一民得其九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敷役於民一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

一本吏作更

何謂七教

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林吏不收民之稅關譏。市廛皆不收賦關外但譏異服。異言及市廛皆不收其賦稅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此乃國家生財之道明王與節約之何財之費乎何至費用其財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參問夫子何者為七教孔子曰。夫子言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尊敬老人則下愈盡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之人尊其年齒則下愈悌於長上上樂施。則下益寬上喜於博施則下愈得寬上親賢。則下擇

七教治民之本

友。上親近賢者則下亦擇友而交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有德之人則賢者皆出上惡貪。則下恥爭。上疾貪財則下以爭利為羞恥上廉讓。則下恥節上清絜謙遜則下亦知恥守節此之謂七教。此七教之目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教為治民之本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七教既脩則天下無犯法之民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上之親下正如手足與腹心相親近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民之親於君正如赤子之

一本臣作政　何謂三至

慕慈母上下相親如此君民如此相親故令則從號令則民樂從施則行發施則民奉行民懷其德百姓懷君之德近者悅服中國心悅誠服遠者來附遠方亦來臣附政之致也君臣所致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參又問何者為三至孔子曰夫子言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謙遜而致天下自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費財而天下之士自歡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之民自和樂明

子言三至之道

王篤行三至明哲之王力行此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所以天下之主可得知其明聖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士可得而為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天下百姓可得而使曾子曰參言敢問此義何謂敢問此三至意義如何孔子曰夫子言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古先哲王必皆知忠良之名譽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名譽又知其實行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因朝廷官爵以尊禮之此之

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此是至極之禮不遜讓而天下自平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爵祿而使之富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此是至極之賞不費用而天下士夫喜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能若此則天下之名聲興起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所謂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百姓和樂

一大十二此ヨリ下十一行役有語勺干此不記

大婚解第四

魯哀公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以夫婦別故以大婚名篇

人道政爲大

孔子侍坐於哀公孔子侍魯哀公坐公曰哀公言敢問人道誰爲大敢問人道何者爲大孔子對曰夫子答言君之及此言也公言至此百姓之惠也百姓受公之恩惠也臣敢無辭而對夫子稱臣豈敢無說以對人道政爲大人之道莫大於爲政夫政者正也夫政者所以正百姓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正百姓何所從乎君行政於上則百姓皆得其正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公問爲政之道如何孔子對曰夫子答言夫婦別夫婦之禮

彼列切

當有分別男女親。男女能相親君臣信。君臣之間有信三者正。三者既得正則庶物從之。百物從而皆得其正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公復問寡人願知以行此三者之要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夫子言古人爲政莫大於愛人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愛人之道莫大於禮所以治禮敬爲大。所以治禮之道莫大於敬敬之至矣。禮至敬則極矣大婚爲大。婚禮又爲大焉大婚至矣。大婚爲敬之至大婚既至。大婚既爲敬之至冕而親迎。當冕冕服親迎其來親迎者敬之至也。親迎此敬禮之至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愛心與敬心乃爲政之根本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哀公曰戴冕親迎禮不太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夫娶妻是合二姓之親君有手即位以爲天下宗社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公何謂已太重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地不相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夫婦婚娶萬世嗣續之本昔三代

迎 去聲

宗廟
社稷
之主

明王必敬妻子也昔三王皆敬重妻與子蓋有道焉妻者親之主也妻為親之端子有道寓其中子繼人之後為親之後故敢不敬與安敢不敬其妻與子子也者親之後也子繼人之後故

儒行解第五

孔子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以見魯哀公公

問儒行故以名篇

孔子在衛夫子在衛國冉求言於季孫曰冉求謂魯季孫言

國有聖人而不能用言魯國有聖德之夫子不能用欲以

卻步求前

求治欲求國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正如退行又欲追及前人豈可得哉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今夫子在衛國君欲任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吾國有人而不能用却與鄰國為憲藉難以言智也不可謂智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季孫以冉求之言告于哀公公從其言孔子既

哀公館子

至舍孔子既至魯傳舍公使孔子就舍公自作階公出降自東階孔子自西階夫子自西階而入升堂立侍升公堂立

此三行此本無之依字置ノ讀者宜失好矣陵遲猶陂池也

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此下王言解第三移

儒行解第五

孔子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以見魯哀公公問儒行故以名篇

孔子在衛。夫子在衛國冉求。言於季孫曰。冉求謂魯季孫言國有聖人。而不能用。言魯國有聖德之夫子不能用欲以

却步求前

哀公館夫子

求治。欲求國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正如退行又欲追及前行之人豈可得哉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今夫子在衛國衛君欲任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吾國有人而不能用却與鄰國為憑藉難以言智也。不可謂之智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季孫以冉求之言告于哀公公從其言孔子。既至舍。孔子既至魯傳舍哀公館焉。公使孔子就舍公。自阼階。公出降自東階孔子賓階。夫子自西階而入升堂立侍。升公堂立

衣逢掖衣冠章甫冠

侍公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公謂子曰子衣儒者之衣服孔子對曰。子答公言丘少居魯。孔子稱名曰丘年少時居魯國衣逢掖之衣衣深衣之褒大也長居宋。及長則居宋地冠章甫之冠戴章甫之冠章甫儒冠名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丘聞君子之學廣博其服以鄉所服其衣只隨鄉俗丘未知其爲儒服也丘不知其爲儒衣也公曰敢問儒行。公問儒者之德行哀公命席。公命以位與子坐孔子侍坐子侍公坐傍曰。儒

儒有席珍待聘

儒寶忠信

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言儒者在坐上如珍寶之貴以待人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早夜強力務學以待人咨問懷忠信以待舉。心蘊忠信以待君來召其自立有如此者儒之自卓立者如此儒有。不寶金玉。儒者不以金玉爲寶而忠信以爲寶而以忠信爲寶不求多積。不求多蓄積多文以爲富。以多才爲富足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其合人情如此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儒可親以道不可劫以威可近而不可迫。可相近不可勢迫

數上聲

戴仁抱義

可殺而不可辱。寧殺其軀不可挫辱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儒有小過不可面責但可緩緩與辯其剛毅有如此者其剛果如此儒有。忠信以爲甲冑。儒有忠信如甲冑之保身禮義。以爲干櫓。以禮義爲干櫓干楯也櫓大戟也戴仁而行。躬行以仁爲首抱義而處。處已以義雖有暴政。不更其所。雖時有厝政惟戴仁抱義不易其所守其自立有如此者其特立如此儒有。博學而不窮。儒者該博務學無有窮已篤行而不

毀方瓦合

澡身浴德

倦。力行所學而無怠禮必以和。禮以和爲貴優游以法。優游有法則治慕賢而容衆。希慕賢哲而能容衆人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其情懷寬大廣裕如此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儒者見賢則薦於君見能則聞於上不求其報已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其進賢引能如此儒有。澡身浴德。儒常自絜濯其身躰沐浴其德行世治不輕。逢治世不自輕世亂。不沮。逢亂世不畏沮其特立獨行。有如

哀公問禮

禮辨君臣上下注一本幼作卑

此者其特立獨行如此

問禮第六 哀公問大禮於孔子故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哀公問子大禮子曰丘聞之夫子答公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百姓恃禮而生禮實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爲事天地神祇之節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何以別君臣上下尊幼之分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非禮何以分人倫親疎交處之事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君子尊敬其禮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於是以能行之禮教百姓使順禮而行夫禮初也禮之本也始於飲食禮始寓於飲食之中太古之時上古太始之時燔黍擘豚未有釜甑燔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罇而抔飲鑿地爲樽以手掬飲蕢桴而土鼓以草爲搥地爲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神享其德不求備物昔之王者上古之王未有

抔音裒

抔括抔同

音魯

範金合土

宮室。未有殿宇冬則居營窟。冬則掘地而處夏則居橧巢。夏月居橧巢之上有柴曰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未用火熟食草木之實。惟食木果之屬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鳥獸生食其毛血未有絲麻。衣其羽皮。未有布帛但著鳥毛獸皮後聖人有作。自後三皇出然後修火之利。然後鑽燧取火範金合土。治金為器之模範合土以作甎瓦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上棟下宇由斯而作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煑曰烹炮曰炙以為醴酪。酒曰醴漿酢曰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修絲為帛緝麻為布以養生送死。用以為養生送死之具以事鬼神。以祭祀鬼神與其先祖。兼祀祖先以正君臣。正君臣之位以篤父子。厚父子之人倫以睦兄弟。和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以定尊卑男女之分此禮之大成也。禮之大備

養生送死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治國於孔子孔子答以人有五儀故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公問夫子寡人欲論魯國之士

人有五儀

庸人

與之爲治。言欲求吾國之士與之治政事敢問。如何取之。當何道以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子言人有五等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有此五者則治。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能知此五等則爲治之道盡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公問庸人如何孔子曰。子言所謂庸人者。夫庸常人心不存慎終之規。其心不存謹終之規戒口不吐訓格之言。口不談書訓之法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選賢者以寄其一

士人

身不力行以自定。不勤力行道以自定一身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所見小昧於大事不知事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隨物流蕩昧於所守此則庸人也。庸人如此公曰。何謂士人。公又問如何是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子言夫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心中有定見計有所守。所守有定謀雖不能盡道術之本。雖未盡道術之源必有率也。必能行道術之事雖不能備百善之美。雖未至全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聖人者（子言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其德可配天地）變通無方（隨時變通無執方之見）窮萬事之終始（究萬事之本末）協庶品之自然（合衆物之自然）明並日月（明德可並日月之光）化行若神（道化行於天下如神不可測）下民不知其德（民囿德中不知其有德）此則聖人也（此之謂聖人）公曰善哉（公嘆曰美哉夫子之言）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非夫子有賢德安得聞此言）雖然寡人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未嘗識哀戚憂愁勤勞恐懼危難之事）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恐不足行五儀之訓）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如此言已知五儀之故矣）丘亦無所聞焉（丘亦無復有所言矣）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公曰非吾夫子寡人何以開發其心）吾子言也（吾夫子為我言之）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從右而入）登自阼階（由東階而升）仰視榱桷（舉目視其椽梁）俯察机筵（下視祖宗位）其器皆存（祭器）

難 去声　冥 去聲

皆在而不覩其人。不見祖宗之主身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由此思其哀則知哀矣昧爽夙興。未明時起正其衣冠。整理冠服平旦視朝。平明時臨朝慮其危難。思其危亡之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有一物不得其道則亂亡自此始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由此思其憂則知憂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日出聽事於殿廷至于日午及日晚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諸侯子孫來朝如客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禮相遜謹其

君如舟民如水　注本作一翻覆

儀容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由此思其勞則知其勤勞矣緬然長思。深遠而思出於四門。出國四門之外周章遠望。周匝見遥望者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觀亡國舊域必有定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由此思其懼則知懼矣夫君者。舟也。君如舟船庶人者。水也。衆人如水水所以載舟。水能載其船亦所覆舟。亦能翻其船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由此思其危則知危矣君既明此五者。君能知思

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又略留心五儀之事理則政治何有失矣則政治又安有所失○哀公問於孔子曰公又問夫子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國或來攻我則其道如何對曰。子言使君朝廷有禮。朝廷之上有禮上下相親。君臣之間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天下之人皆爲公之民將誰攻之。何人肯來攻苟違此道。如或反其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

百姓背畔如歸去皆與君爲仇讎將與誰守。將與何人共守其國公曰。善哉。哀公曰善哉之言於是廢山澤之禁。乃棄捐山澤之林木弛關市之稅。罷收關市之稅賦以惠百姓。以惠予百姓

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遊於農山四望而歎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

因以名篇

孔子北遊於農山。孔子北去至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三子侍孔子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

澣 音忙 餘掌 切

擇焉。指三子曰爾各言爾之心志如何我將擇其是者子路進曰。子路進前先言其志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鳴鐘擊鼓其聲震動上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旌旗交錯下垂至地由當一隊而敵之。仲由當為一陣之強敵必也攘地千里必能攘却千里之地搴旗執馘取敵人之旗獲敵人而截其耳唯由能之唯由能如此夫子曰。勇哉。孔子言由勇敢子貢復進曰。子貢又進與夫子言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澣瀁之野賜願令齊楚二

國會伐于廣大之野兩壘相望。兩軍相望挺刃交兵兵杖相交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子貢尚白衣素冠陳說其間。談說於齊楚軍中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敷陳用兵之利害言兩國之患難唯賜能之。獨賜能此夫子曰。辯哉。孔子言賜口辯顏回退而不言。顏子退去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汝何獨無所願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回答夫子曰回聞薰蕕之草不可共一器而藏薰香而蕕臭也堯桀不共國而治。聖君亂主

不可同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其倫亦不同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回所願欲得明聖之君而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之教導之以禮樂。又以禮樂輔導之使民城郭不脩。使百姓不用築城郭溝池不越。無有越於溝池者鑄劒戟以爲農器。銷兵器改作農器放牛馬於原藪。牛馬不用放散諸原野室家無離曠之思。男女有室家而無別離怨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千年無戰爭之病則由無所施

季羔爲士師

其勇。子路無施勇之地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子貢辯口何所施夫子凜然曰。孔子肅然而言美哉德也。美哉回之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子路舉手對夫子言夫子何選焉。三子之願夫子何擇孔子曰。子言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不害財不損下無多言則顏氏之子有矣。回有此三者○季羔爲衛之士師。季羔爲衛國獄官刖人之足。割罪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及靈公卒立其子輒。蒯

走 去聲

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國季羔逃之走郭門季羔避難走城門刖者守門焉季羔所刖之人守城門謂季羔曰彼有缺謂季羔言彼處有空可入逃之季羔曰君子不踰羔曰君子之人不可踰缺又曰彼有竇彼處有穴可以避季羔曰君子不隧羔又言君子不從穴出又曰於此有室刖者又曰此處有屋季羔乃入焉羔乃入屋逃之既而追者罷追羔者不追季羔將去羔將去謂刖者曰乃與刖者言吾不能虧主

難 去聲

之法而親刖子之足我昔不敢虧主法而親臨刖汝之足今吾在難今我正在患難之中正子報怨之時此正汝復報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汝三番教我走之是如何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刖者言斷我足者自是我罪昔公之治臣以法昔公斷我以法臨當論刑臨斷罪時君愀然不悅公心忽然不悅豈私臣哉豈有私於我天生君子其道固然天生君子宋人行道固當如此此臣之所以悅君也此我所以喜公也孔子

注一本厲作暴

聞之曰。夫子知之曰善哉爲吏。善哉季羔之爲吏其用法一也。其行法均一思仁恕。則樹德。存仁恕之心則植其德加嚴暴。則樹怨。一加嚴厲則結怨於人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公心行法惟子羔也孔子曰。武王正其身。武王周君也能正其一身以正其國。正其一國正其國。以正天下。自國而及天下伐無道。誅無道之國刑有罪。犯法者刑之一動而天下正。一舉動而天下皆正其事成矣。以成就其事王者致其道。

子路修水備

食音嗣

而萬民皆治。王者所爲至於道則百姓咸理天下順之。天下皆歸順○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仲由作蒲邑宰爲隄防之具與其民脩溝洫。同百姓疏導溝渠以民之勞煩苦也。見百姓勞役辛苦人與之簞食。一壺漿。每人與之盂飯瓶酒孔子聞之。夫子知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往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子路不樂往見孔子曰。去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由以驟雨次第至恐大水爲災故與民脩溝

見 音現

洫以備之。故使百姓疏導溝渠以防備之而民多匱餓者。而百姓多有困匱飢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於是以酒飯與之夫子使賜止之。夫子使子貢來止我是止由之行仁也。是夫子止我行仁也孔子曰。子言汝以民爲餓也。汝若以百姓飢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汝何不言之於君使發廩粟以貸之而以爾食饋之。用汝私食與其民是明君之無惠。是欲顯其君無恩惠及人而見己之德矣。彰汝之有德於人也○

從乘 並去聲

子路見於孔子曰。子路見夫子言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荷重擔行遠道則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家貧親老急於奉養故不待擇祿而出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仲由自言往日事父母時常食藜藿之實。常自食粗惡之菜菓爲親負米百里之外。爲二親荷米於百里之外親歿之後。二親既死南遊於楚。南遊官於楚國從車百乘。百乘之車相隨從積粟萬鍾。積俸米至萬鍾之多累絪而坐。重席而坐列鼎而食。羅列

注本作一荷負

使字去上如下聲

鼎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欲如昔時食藜藿爲親荷米豈得再如此孔子曰子言由也事親何由之事父母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楚昭王渡江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江水中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形圓而色紅直觸王舟直抵王舟舟人取之舟人取之以上於王王恠之楚王怪見使使問於孔子使人至魯上問夫子子曰此萍實也夫子與使者言此萍草之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可破開而食吉祥之兆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唯諸侯之伯者方得此物王食之大美楚王剖食之其味甚美子游問曰子游因而問於孔子夫子何以知其然夫子因何得知此物可食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子言我昨往鄭國經過乎陳國之野聞童謠曰聞兒童之歌云楚王渡江得萍實楚王過江得此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如斗之大如日之赤剖而食之甜如蜜破而食之其甘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

一本如何作如何

語去聲

是以知之此乃楚王之吉兆也我故知之○子路治蒲子路為蒲邑宰請見於夫子曰見孔子而言由願受教於夫子由也願聽受夫子之教誨子曰蒲其如何子言蒲邑風俗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路言縣多強壯之人難為治也子曰然子言如此吾語爾我與爾言恭而敬可以攝勇已能恭敬可以攝服其強勇寬而正可以懷疆行寬政守正道可以懷柔其強暴愛而恕可以容困能愛恕可以容其困乏溫而斷可

注一本沮作阻

君子有三恕

以抑奸溫和而能斷可以沮抑其奸邪如此加之正不難矣以此數者治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孔子曰士能明三恕之本可謂端身矣故以名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夫子言君子有三恕之道恕者反己之謂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為臣不能事君有臣而求其可使不得謂之恕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為子不能孝親有子而求其報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

君子有三思

施 去声

而求其順非怨也爲弟不能敬兄有弟而求其順已亦非怨也士能明於三怨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士人若能明此三怨之本則知正其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夫子言君子所思有三條不可不致察故君子必思其長則務施富有則思窮而人莫之救故務施人莫之恩故務教人年老則思死而無能故務爲學年少則思長而有思其窮則務施富有則思窮而人莫之救故務施人莫之恩故務教人年老則思死而無能故務爲學老思其死則務教年老則思死而孔子遊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遊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宥坐之器

桓公廟中見一傾欹之器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夫子問守廟者此何等器具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此乃坐側鑒戒之器也孔子曰子言吾聞宥坐之器我聞此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水注至中則正滿則覆水若太滿則其器翻側明君以爲至誡明王用此器爲大鑒戒故常置之於坐側常置頓此器於所坐之傍顧謂弟子曰顧與衆弟子言試注水焉試以水注之乃注之水弟子乃瀉水於欹器中中則

惡 音烏 持滿有道

正。水至中器則正 滿則覆。水一滿器乃翻 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乃嗟歎 嗚呼。歎辭 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凡物豈有滿而不覆之理 子路進曰。子路進前問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敢問持守盈滿還有其道 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夫子言雖聰明睿智不可太恃當以愚昧守之 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功德蓋覆天下當以謙遜守之 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勇力絕世當以柔懦守之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富有四海之內當以謙恭守之 此所謂

注一本能作子

損之又損之之道也。此乃損而又損之道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貢問夫子 子從父命。孝乎。能順從父命可謂孝乎 臣從君命。貞乎。臣順從君命可謂正乎 奚疑焉。一孝一正又何疑之 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古者萬乘天子之國 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諍以救其過失 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諸侯之國諫臣有五人則能保其社稷 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

乘爭 並去聲

父有爭子　士有爭友

不替。卿大夫之家有諫臣三人則能保其祿位父有爭子。不陷無禮。父有子能諫諍則不陷於非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有朋友相諫諍則不行非義之事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子順父命豈得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臣順君命豈得爲正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從宜與不宜之謂孝之謂貞矣。則謂之孝謂之正

好生第十

舜之爲政好生而惡殺因以名篇

冠 上去 声下如字　好 惡 並去聲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哀公問夫子昔者舜冠何冠乎。古之舜帝戴何冠冕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夫子言公之所問不先大道公曰。其大何乎。公問所謂大者何事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子言舜帝之爲人君其政。好生而惡殺。其爲政事好生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其用人則取其賢者去其不肖者德若天地而靜虛。德之大如天地虛一而靜化若四時而變物。神化使民如四時之變化萬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

忠爲質仁爲衛

異類天下咸奉承其風教以及於夷狄皆仰舜德鳳翔麟至爲獸馴德鳳鳥至麒麟出禽獸皆順其德無他也其他無事好生故也惟行好生之政故能如此○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劒而舞之子路初見夫子拔劒而舞尚勇也武裝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子路言古人必以劒自護其一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以忠爲質仁以爲衛古之君子以忠厚已以仁護身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居於環堵之室而知千里外事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人有不善者我則以忠道誘化之侵暴則有侵犯暴逆者我則以仁道固結之何待劒乎何必以劒自衛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子路言由今聞夫子此語請攝齊以受教攝齊升堂受教於夫子齊裳下緝也○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恭王出遊而失其弓烏嘷良弓之名左右請求之左右人請搜求之王曰止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楚王失其弓而楚人得之又何必求也孔子聞

齊音咨　嘷音豪　楚王失弓

虞芮爭田　耕遜畔行遜路

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夫子聞楚王之言曰可惜其度量不廣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但言人失弓人得之足矣又何用言楚也○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二國爭田相訟累年而不決斷乃相謂曰西伯仁也二君乃相語曰西伯仁人也即周文王也盍往質之何不往彼質正入其境既至西伯疆界則耕者讓畔耕夫相遜不耕其田界之傍行者讓路行路人相遜而行入其朝至其國中士讓爲大夫士遜與大夫爲尊

儕音柴　魯人不納釐婦

大夫讓于卿大夫遜與卿爲尊虞芮之君曰嘻二國之君歎曰吾儕小人也我輩乃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不可入君子之國遂自相與而退二君相共退去咸以所爭之田爲閑田矣皆以所爭田廢爲閑田孔子曰以此觀之子言以此事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文王之道無以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不施號令而人自從不施教誨而民自聽可謂至矣○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獨居於

魯男子不納

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鄰居有寡婦亦獨居於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釐婦為風雨所損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寡婦隔窓與男子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汝何為不仁而不容我進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男子言我聞男女未六十歲不可同處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今汝尚少我亦少是以不敢容汝進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婦人曰汝何不學柳下惠之所為事見他書魯人曰柳下惠則可有德故可納女吾固不可在我實不可是我將以我之不可而學柳下惠之可為孔子聞之曰善哉夫子聞其事而稱善之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凡欲學柳下惠之人未有若魯男子也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期心造極善之地不襲他人所為可謂智乎可謂明智之人○孔子曰

小辯害義

小辯害義。夫子言小人口辯害正義小言破道。小人言語破碎大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毛詩關雎篇以鳥取興君子美其詩取其雌雄之有別。取其匹偶有分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鹿鳴篇以獸取興君子大其詩取其得食而相呼。取鹿相呼喚而食之意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如嫌其鳥獸之名而不取其義固不可以言詩

觀周第十一

孔子適周觀先王之制因以名篇

聃 他甘切

孔子問禮於老聃注本作一社禮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敬叔孟僖子子也夫子與之言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我聞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則吾師也則是我之師也今將往矣今欲往見之敬叔與俱至周敬叔與夫子同往周京問禮於老聃。見老子問之以禮訪樂於萇弘見周大夫萇弘問之以樂歷郊社之所過郊祀社祭之處考明堂之則究明堂之法則察廟朝之度審宗廟朝廷之制度於是。喟然曰。乃興嘆言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

仁者送人以言

王也。我今始知周公之聖德及周家之所以興王也及去周。及離去周京時老子送之曰老子別夫子而言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我聞富貴之人則以財物贈人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人則以言語贈人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我雖非富貴之人而竊居仁人之名請送子以言乎請以言語送夫子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凡今之人能聰明而深察而反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愛譏刺擬議人之故博辯閎遠而危

遠方弟子三千人

孔子觀明堂

其身。能廣博辯論而宏遠而反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愛揚人之惡之故孔子曰敬奉教夫子言敬受教誨自周反魯道彌尊矣。自周而歸魯其道益尊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遠地願為弟子來學道者凡三千人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夫子觀周明堂及四門之墻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見有堯舜桀紂之畫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為鑒誡又有周公相成王

扆 音倚

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又有周公抱成王坐天子之位以朝天下諸侯之圖孔子徘徊而望之夫子歎曲而觀看謂從者曰顧謂弟子言此周之所以盛也此乃周家之所以隆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鏡之光者可照其形往古所以知今往古之事可以驗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人君不求蹈古人所以安存之迹而忽怠所以危亡而旦怠忽於危亡之事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何異

入后稷廟金人銘背

退走而欲追及前行之人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夫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有金人焉廟中有金鑄人參緘其口三重封其口而銘其背曰銘刻於背上曰古之慎言人也此古者能謹言語之人也戒之哉當以為戒無多言多言多敗人不可多言若多言則多敗壞無多事多事多患人無為多事若多事則多患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莫言何傷其患又將無窮勿謂何害其禍

樂 音洛 長 如字 韻 廿 十三

札 則八切

將大。莫言無害其患又將成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窺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如火始焰焰而小若不滅之及炎炎而熾則將如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如水涓涓細流若不塞之則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如絲綿綿微細若不斷絕則有成羅網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木如毫末之小若不拔去將用斧柯而斫誠能慎之福之根也誠能謹戒是爲福之根本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口過毋謂無害乃禍之門也疆梁者不得

好 去聲

注一本人作之

其死人之強梁者終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好勝人者必遇人與之爲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君子則知天下之大不可居其上故屈已下人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衆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故遜已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溫和恭敬而謹其德行使人仰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以右爲尊江海雖在於左亦能爲百川長以其能下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上天之道雖無親而其用亦能下人戒之哉。再言當以

此爲鑒戒也　孔子既讀斯文也。夫子讀銘文畢　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　回顧與弟子言我當記之　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其言朴實而中理近情而可信

弟子行第十二　孔子弟子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次名篇

衛將軍文子　衛卿名。彌牟也　問於子貢曰　問子貢言　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我聞夫子之設教　先之以詩書。先以詩書　導之以孝悌。而後導之以孝悌之行　說之以仁義。示之以禮樂之事　然後成之以文德。終則以文德之教成就之　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造道之閫奧者凡七十二人　其孰爲賢諸人中其誰爲賢　子貢對曰不知　子貢以知人難故不對　文子曰請聞其行　文子又言願聞諸弟子所行如何　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子貢言能早起夜卧而不倦　諷誦崇禮。讀誦而尊禮　行不貳過。貳，再

顏回之行

冉雍之行

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稱言不苟舉言典法不苟且也是顏回之行也此顏回之行如此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若遇明君則顏回世世受顯著之爵不墜其美名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爲客使其臣如借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不遷怒於人不深怨於人亦不記人已過之罪是冉雍之行也此冉雍之行如此不畏強禦不避強禦之人不侮矜寡不敢忽矜寡之人其言循性循性不誣其情材

好去聲

冉求之行

任治戎其材可治軍旅是仲由之行也此子路之行如此孔子和之以文子路好勇夫子以文德和柔之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雖強勇但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敬老存幼雖在賓旅亦不忘之好學傳藝省物而勤也好學不倦傳覽六藝省錄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此冉求之行如此孔子語之曰夫子有言曰好學則知好學則謂之智卹孤則惠憫幼則謂之惠恭則近禮恭敬則近乎禮勤則有繼勤則常不

相 去声

公西赤之行

斷絶齋莊而能肅齋心致敬而嚴肅志通而好禮心通達而愛禮擯相兩君之事兩君會好能輔助其事篤雅有節篤厚雅正而中節是公西赤之行也此公西華之行如此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子謂弟子言二三子欲學擯相之事當如公西赤也滿而不盈能持滿而不驕盈實而如虛雖飽於義理常若空虛過之如不及作事雖已是猶如未是先王難之是先王之所難其貌恭容貌恭敬其德敦德行

曾參之行

經一本善侮喜

敦厚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與人言而有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富貴之人常以浩浩之氣藐之是曾參之行也此曾子之行如此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子言孝者德之本始悌者德之次序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信者謹厚之德忠者正直之德參行夫四德者也曾子常即四者之德而行之美功不伐有美功不矜伐貴位不善不以貴爵而樂不侮不佚侮佚貪功而慕勢之貌不傲無告不傲鰥寡孤獨之人是

子張之行

顓孫師之行也。此子張之行如此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子言其不矜伐未足為難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其不弊於百姓可謂仁矣夫子以其仁為大夫子以子張仁之大學之深學而能造其深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必致其敬上交下接。

子夏之行

若截焉。上與人交下與人接截然明白是卜商之行也此子夏之行如此貴之不喜人貴之不為喜賤之不怒人賤之亦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唯欲利於百姓故處已以清廉是澹臺

澹臺之行

滅明之行也此澹臺之行如此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凡事必先成其思慮及事至則用之故動則不妄所為無舛是言

子游之行

偃之行也此子游之行如此獨居思仁居於家則思仁公言仁義居官則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敬之至也此宮縚之行也

南容之行

此南容之行如此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見夫子之後凡出入未嘗踰禮足不履影往來常迹故迹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蟄蟲啓戶

子羔之行

此時不復殺生方長不折春夏長養之時不折草木執親之喪未嘗見齒居父母喪無笑容也是高柴之行也此子羔之行如此

凡此諸子子貢謂文子言凡此數弟子者賜之所親覩者也乃賜親見之者吾子有命而訊賜文子有命而問於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賜自謙言不足以知人之賢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孔子當今之君孰賢因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哀公問夫子當今之君孰為最

衛靈公賢

賢當世人君何者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子言衛靈公賢君也公曰何也公言靈公何得為賢曰公子渠牟靈公之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能足以治千乘諸侯之國其信足以守之其誠信能守國靈公愛而任之公愛渠牟而任用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林國者見有賢人則進於君而用之而退與分其祿君不用則分已俸以與人是以無游放之士當時國士無游放者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為賢而尊禮之

鰌 此由切

又有士曰慶足者（又有國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衛國有大事則慶足出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無事則退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公喜慶足而敬重之）又有大夫史鰌（衛大夫史魚）以道去衛（有故而去國）而靈公郊舍三日（公出郊舍以自悔）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待史魚反國而後歸也）臣以此取之（以此謂靈公為賢君）不亦可乎（又有何不可）○子貢問於孔子曰（子貢問夫子）今之

鮑叔子皮賢

進賢為賢

人臣孰為賢（今世人臣何人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子言我未識今之賢臣）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但往昔齊國有鮑叔鄭國有子皮是賢人）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今夫子不言二子是齊無管仲鄭無子產矣）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呼子貢名曰汝所聞是以用力於當時者為賢是以進賢於其君者為賢）子貢曰進賢賢哉（子貢言進賢於君者為賢）子曰然（夫子言是如此）吾聞

遠 去聲

經一本正作政

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我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矣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未聞管仲子產能進人才之賢於已者○顏淵問於孔子曰顏回問夫子言何以爲身何以爲立身之道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子言惟恭敬忠信則可矣恭則遠於患能恭則遠於患難敬則人愛之能敬則人皆愛之忠則和於衆盡忠則可和於衆人信則人任之有信則人任之以事勤斯四者勤行此四者可以正國以之正國

可也豈特一身者哉豈但一身而已○子路問於孔子曰子路問夫子言賢君治國所先者何賢君理國其道何先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言在於尊敬賢人輕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言由聞晉國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能尊賢賤不肖而國亦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子言中行氏雖能尊賢而不能用之賤不肖而不能去雖能賤不肖而不能去之賢者怨之賢者怨其不用已不

注本作一國家音提

鞮

好去聲

肖者讎之不肖者惡其賤已故與君爲讎怨讎並存於國怨讎之人皆在國中鄰敵搆兵於郊鄰國結兵於郊野與之爲敵雖欲無亡豈可得乎中行雖欲國不亡惡得而不亡○孔子喟然歎曰夫子閑居興嘆而言嚮使銅鞮伯華無死伯華古之賢人也使其不死而見用天下其有定矣則天下得以治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幼年敏速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及壯有勇而不撓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及老成有道德又能謙以下人子

周公下白屋之士

惡音烏

路曰好學有勇則可也子路言伯華好學有勇固可若夫有道下人何哉伯華既有道又何用下於人也子曰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衆多而攻寡少則無有不勝者以貴下賤無不得也以尊貴而下於卑賤則無有不得其民者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昔者周公爲冢宰治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而且下於白屋之士欲得士之用也蓋欲得天下士而任用之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豈有自有

斂 去聲　遠 去聲

其道而不屈已天下之士○哀公問政於孔子。哀公問夫子為政之道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子言為政所當急者在於使民富足壽考省力役。省其征役薄賦斂薄其稅賦則民富矣。民乃富足敦禮教。厚其禮教遠罪戾。使人遠於罪戾則民壽矣。民乃壽考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公言寡人欲行夫子所言恐吾國貧矣。將恐吾國貧乏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舉詩言樂易天子為百姓父母

政在節財　葉 失涉反

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未見有人子富足而父母貧乏者

辯政第十四 齊君魯君葉公俱問政夫子答之不同子貢問之故辯政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貢問夫子言昔者齊君問政。前時齊君問為政之道夫子曰。政在節財。夫子對以為政在於節財用魯君問政。及魯君問為政夫子曰。政在諭臣。夫子則對以為政在於理諭臣下葉公問政。及葉公問為政夫子曰。政在悅

懈古賣反

近而來遠夫子則對以爲政在於近者悅而遠者來三者之問一也三者問政則一而夫子應之不同而夫子答之各自不同然政在異端乎豈爲政之道在於多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各因其事而對之所以救其失也齊君爲國夫齊君之治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侈臺榭之美麗溺苑囿之宴樂五官伎樂不懈於時其伶官伎樂無一時少息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一日賞大夫之官者三人千乘大夫之家也故曰政在節

注一本國作侯

財故言爲政在於節財用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也內比周以愚其君在內則結爲黨與以愚惑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在外則黜諸國之賓客以蒙蔽君之聰明故曰政在諭臣故言爲政在於理諭臣下夫荊之地廣而都狹荊葉公所治之地其土地雖廣所都則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百姓有離散之心不遑安處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故言爲政在於近者悅遠者來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以此三者故爲政不同孔子

忠臣之諫有五

度 待洛反

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夫子言忠臣諫爭其君於義有五

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 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 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 四曰。直諫。以直道而諫君也 五曰。諷諫。借他事引援而諫 唯度主以行之。唯在審度其君意向而後行之

吾從其諷諫乎。諷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貢問夫子言 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夫子之待二子敬重之甚 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敢問夫子何爲

使 下字去聲 商羊鳥名

而取之 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子言子產之於治民可謂德惠之主 於學爲博物。其於爲學乃博物之君子 晏子於君爲忠臣。晏子之於事君可謂忠直之臣 而行爲敬敏。其所行恭敬而敏速 故吾皆以兄事之。我故以事兄之禮事二子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國有獨脚鳥飛集于朝堂展翼而跳躍 齊侯恠之。齊君大以爲異 使使聘魯。問孔子。遂使使者聘於魯問孔子此爲何鳥 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子言

趨 音促

此為商羊鳥名主有水災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昔有小兒屈其一足振動兩肩而跳躍者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乃歌曰天將有大雨故商羊出而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今齊國有此鳥童謠之言應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官吏命百姓催治其溝渠修其隄防非久有水災也頃之大霖雨水溢泛俄而果有大雨川源水溢而泛諸國傷害民人他國皆為洪水傷損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惟齊國知防備故不為害景公

單 音伏 音善 音甫

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齊景公言夫子聖人其言信然有驗也孔子謂宓子賤曰子賤孔子弟子孔子與之言曰子治單父衆悅汝治單父而民喜悅子何施而得之也汝何為而得民之喜悅也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答言單父之民賢於已者有五人焉不齊子賤之名不齊事之而稟度焉不齊皆敬事之凡事皆取稟之以為法度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夫子嗟嘆而言曰古有堯舜治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專務求賢人以輔佐

子貢為信陽宰

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賢人為百福之所主神明之主也神明之所宗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可惜子賤小於為治○子貢為信陽宰子貢為信陽邑宰將行辭於孔子將之官來告辭夫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子言當用勤謹於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我聞能為吏者奉承國法以利益其百姓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不能為吏者枉用其法以侵害百姓此怨之所由也此召民怨之所起也治官莫若平在官

廉平之守不可改

治民莫若公平臨財莫如廉見其財利莫如清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廉平之道須固守之不可改易匿人之善斯謂蔽賢隱匿人之善行則是蔽於賢者揚人之惡斯為小人播揚人之不美事則謂之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在內不相訓戒出外則相謗訕則非親親以睦之道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說他人之善如我自有其善言人之惡若已受之說他人之惡如我自受其惡故君子無所不愼焉是以君子之人無所不用其敬○

子路治蒲

斷 去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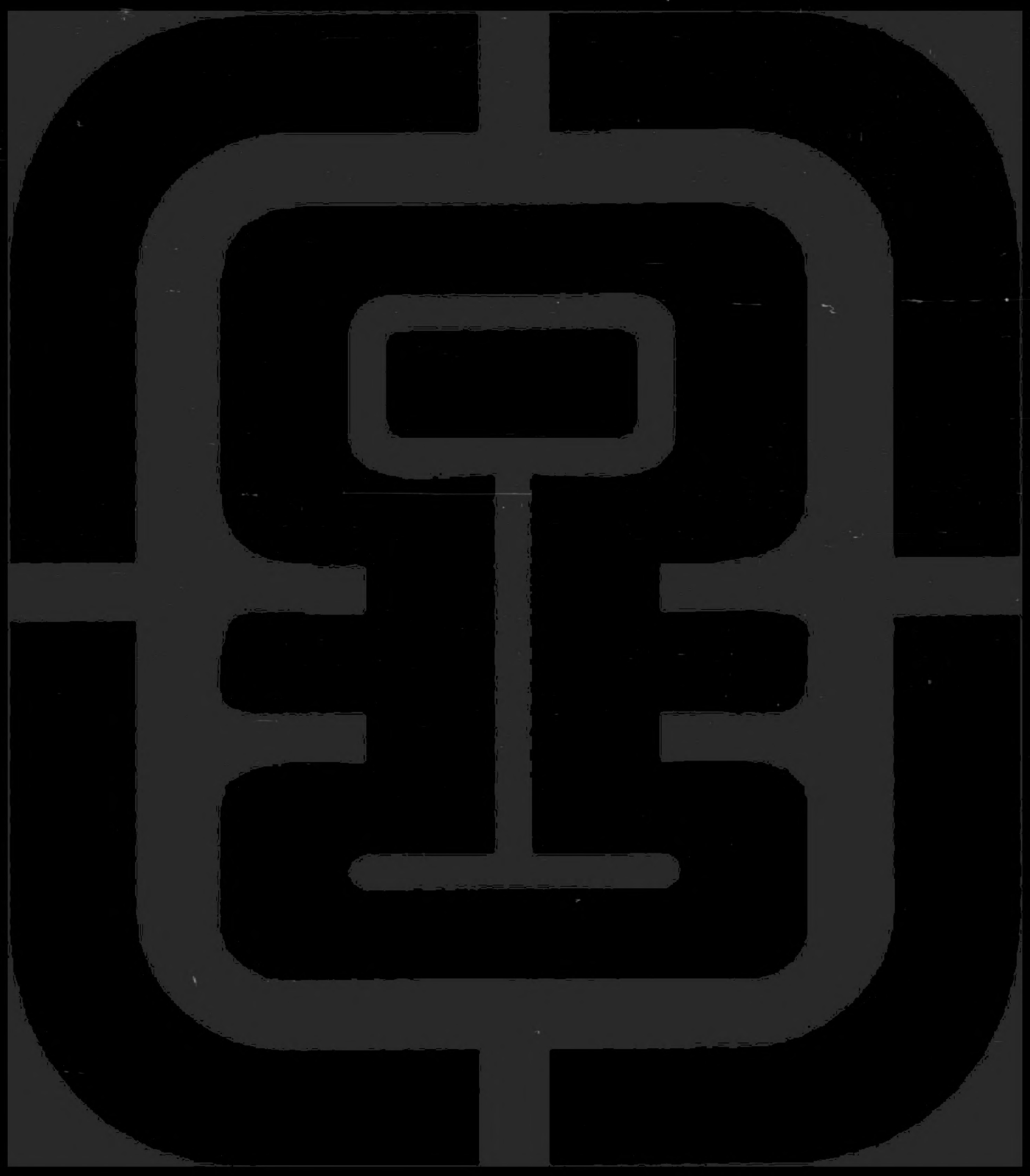
子路治蒲三年。子路為蒲邑宰三歲之久孔子過之夫子從蒲邑過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入至蒲界乃曰美哉由之為政恭敬以信矣能恭敬而有信入其邑曰。善哉由也。至其邑則又言美哉由之為政忠信而寬矣。能忠信而寬和至庭曰。善哉由也。及至公庭又言美哉由之為政明察以斷矣。能明察而有斷子貢執轡而問曰。子貢為夫子御車故執馬轡而問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言夫子未及見子路之政事而三次稱美其善其

易 去聲　辟 音闢　完 胡官切

善可得聞乎。其政之善可知之否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子言我見由之政矣入其境初至其境界田疇盡易田疇無不耕治草萊甚辟草萊無不開辟溝洫深治而溝洫亦修治得深此其恭敬以信此子路能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故蒲邑之民皆盡其力入其邑。及入其邑內墻屋完固。墻屋完全而堅固樹木甚茂其林木甚茂盛此其忠信以寬此子路能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故蒲之民俗不偷薄也至其庭。又至其公庭庭

注一本央作以

甚清閑公庭之間清閑無事諸下用命胥吏之屬無有不從其命令

此其明察以斷此子路能明察於事而有決斷故其政不擾也故其政事不至於煩擾也以此觀之觀子路為政如此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亦稱美其善庸盡其美乎

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卷上